

福

田



284

卐 佛教月誌 卐



本期目錄



卐中國佛教會，每年例行仁王護國大法會，謹擇於99年3月3日

，假高雄日月禪寺舉行。

卐高雄南梓慈雲寺，將於99年3月4日，為新任住持戒慧和尚舉行陞座典禮。

卐佛教雜誌——中華唯識學會創刊號，於98年12月出刊。

卐元亨寺台北講堂，由諸多法師，遠從斯里蘭卡、泰國、緬甸，恭請佛陀舍利及十大弟子舍利來台展出。

卐佛教界國畫家許朝森居士，於99年元月6日至31日，假台南縣文化中心展覽室，開國畫精品展。

卐台北靈鷲山乘佛學院，假靈鷲山無生道場，舉辦第十屆靈鷲山青年佛門探索營。

卐新營妙法禪寺，將於99年3月16日起至5月7日止，傳授三壇大戒。

卐佛學院招生：

台南玉井女眾佛學院

高雄淨覺僧伽大學第二屆碩士班

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

封面：揭玉念珠 大明攝

1．佛教月誌

2．議即身成佛(五)……………日證真

5．——宋代天台宗神智從義與草堂處元對湛然尊者《止觀義例》教觀之論評(二)……………明了

9．正理派(Śaiviteśa)(九)——《印度六派哲學》第六篇……………木村泰賢著 依觀譯

14．萬代通軌？一時之用？……………三五

17．正念止觀(九)……………何世亮

20．吳江依舊連天碧……………覺蓮

23．談觀音經疏鈔歧異

25．慧峰上人年譜(三)……………明了

32．湛然詩鈔

33．九十九年元月份會務報告

封底：湛然寺部分天台藏

議即身成佛（五）

曰 證 眞

第三：遮外難者：

問：等覺菩薩，報土後身，轉爲妙覺，他受用身，不捨身也。例之相似報身，即可轉爲初住報身，不捨身也。

答：淨名疏云：「分段質礙，煩惱雖盡，必須捨報。若有餘土，因移果易，即名實報。」若轉分段爲法性身，應名變易，非分段也。報土果佛，應同菩薩。故等覺身，即成正覺。故佛他受用，即是報土身。但是因移果異，例如應佛，同分段故，即以分段身成正覺，故不可例初住位也。

問：三土淨穢，並是業力，感見不同。故入初住，即見報土，如何捨報，更往生彼？

答：若依內證，即見報土。而有肉身，故不往彼。如離欲人，雖見上界，而其身是欲界身也。

問：如離欲人，亦往上界，何故生身得忍，不往報土？

答：界內界外，隨機所見，既非別所，何論往耶！

問：若不能往者，何故大聖，從彼來此？

答：大聖應同，名從彼來，實無往來。肉身未應，故不往彼。

問：既證法身，即應從眞起應，遍十方界。何云用神通化身？何必生報土，方於十方，分身散影？

答：從報起應，方名爲應。既未生報土，故不能起應。涅槃論云：應者從華藏世界，現生王宮云。

問：若不起應，何故疏釋龍女云：南方緣熟，宜以八相成道。此土緣薄，只以龍女教化。此是權巧之力，得一身無量身，普現色身三昧也。記云：「言權巧者，不必一向唯作權釋。只云龍女已得無生，則約體用論權巧，非謂專約本迹爲權巧也。」既云得一身無量身。又云則約體用。明知龍女從眞起應，非神通也。

答：彼記次上云：得無生忍，應物所好，容起神變，現身成佛等。故知只約神通現身，亦名體用。謂從內證起通用故，亦

名一身無量身。謂以通力現諸身，故如相似位，普現三昧也。

問：由業未謝，故果身在。而登住時，先業即轉，由何力得果身猶在？

答：由業力故，已造此身。初受身時，已定業限，非是先業次第漸引。故受報時，其業已亡。如結菓時華散失。故雖業亡，其報猶在。如華散已，其果猶在。故登住時，轉未謝業，爲解脫德。其已謝業，體性既無，故不論轉。苦道但轉現身，已亡果身，不論轉也。

問：文云：轉五陰爲三德等。並如上引。如此等文，云何會通？

答：轉色爲法身，是內證法身。不可外色，轉爲報身。如二乘人，雖證色空，而色身存。

問：既轉報陰爲法身，故得忍之時，報陰即亡。由殘無明，轉受界外法性身。雖復轉變，爲利衆生，猶示生身。既報陰亡，則受變易。故雖無死生，亦名隔生，亦云後生，亦云來世等，非實死生也。亦非轉分段爲變易身也？

答：法身是理，以內證智，照見此空。豈由內證，即外色亡。若爾，羅漢折滅色心，證真空時，色心應滅，如何但斷煩惱，猶在陰身耶！後入無餘，色心方滅。若以轉變，亦名隔生者，羅漢延命，應名隔生。不可名爲現身延壽。又得忍時，即成變易者，則違諸文。如上數引，不能上土，未能起應等云云。

問：二乘智劣，故證色心空時，猶不亡色心。圓觀力強，故

觀成時，色心即轉？

答：若二乘智劣，不可斷煩惱。既證真空，亦斷煩惱，如何報陰猶存不滅。彼不能斷無明，不能證中道，故名智劣。若約界內，何所不能。彼析滅空，尚證空已，外報猶存。況圓觀者，即色是空，豈色亡耶！故止觀云：大乘報身，即是法界。不須復滅。金光疏云：體陰界入，無所毀傷云云。

問：記云：既於三周，已得無生，即是法身。法華論云：處華王界等。

答：內證法身，雖未報身到在不久，故名法身。處華王者，捨報即生果報淨土。又只以入實，名爲華臺，亦是到在不久也。

問：籤一二迹門，唯益生身，及生身得忍。本門進至法身，及法身後。故知生身得忍，即進成法身，不捨身也？

答：文云：「捨生身，居實報土，名爲法身。」故知本門進至法身者，從報土來。法身菩薩進至增道，非謂生身，即進法身。故玄文云：本門正令法身菩薩，已入者進云云。又假名集云：唐如湛法師。法性通應身。大論云：一生死肉身菩薩、二者出三界外，法性生身，教化衆生，乃至化閻浮提。此文只是同居生身名法性。此是真似相對住上爲法性，亦可五品十信對論之。相似亦得名法性也云云。

問：若捨生身，即違慈覺大師說？

答：龍樹、天台、妙樂諸文，皆云捨身。云何慈猶云不捨？故於彼義，更應思擇。夫圓融義，色心法界，內外一如。捨何

取何，雖云平等，而有差別。雖有差別，而無差別。若依觀門，無差爲正。故妙樂云：豈不能知，本無捨受。若據事論，即有取捨。而彼執者，偏執差別，定計必捨。故以無差，而難破之。若依實義，雙亡隻照。故山家云：常平等故，不出法界。常差別故，不得取捨。慈覺大師實同此義，何以知之：

一者，講師答云，常平常差，大師歎之。

二者，大師既云，幼奉先師，而先師云，常平常差。

三者，大師既云，只聞此名，即是作佛。皆不捨身，即身得佛云。故知只據內解一如，故云即身。不遮事相，捨身得報。

四者，大師既云，圓教俗諦，不生不滅。只此身即法身云。

故是內證萬法皆如，非是外事受報因緣。

五者，同私記云：一類執者，亦計草木作佛者。有情成佛，依報隨作，不許草木作佛。大師深責失宗旨云。

若於分段，捨不捨義，偏依大師，云不捨者。何故草木成不成義，亦依大師，不云自成耶！若以彼記，爲定量者，應云草木亦自成佛。若云爾者，則違文理，如他章。故知大師爲破偏計，故述一邊，不可定計。

問：既得萬法不二道理，即證難思。轉變神通，依正無礙，彼此圓融。有情非情，互永轉成。如文殊轉舍利弗爲佛身等。尙轉他身，況不轉自身，爲變易身耶？

答：若論內解，雖云圓融。而於外色，非實改轉。如轉非情

，爲有情身。若任內解，雖云永轉，而非草木，實爲有情。如轉身子爲佛身等，而非身子，實爲佛身，但是法性、理體一故。雖互相轉，而亦不廢俗諦差別，故實不轉。當知此身，雖是自體，而是迷位。見思所感，質礙外法。識宿其中，如人假宿他屋宅中。故經云：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等。既是外色，故不隨心，不如內心，轉迷爲解。故雖圓融，而於事中，業力謝時，便捨此身。非心轉時，亦有轉也。又如得通人，雖云自在，而必不轉欲界報身，成上界身，必須捨報，得色界身。但以神通起色界，化往於上界，而終不轉欲界肉身，爲色界身。此亦例爾。

問：若爾，以神通別起界外化身，應往變易，何云不往上二土耶？

答：界外無別處，但隨見別，故不同界內化身往來。而從界外來界內土，是起應耳，非往來也。

問：若爾，從方便土，何以神通來分段耶？

答：是示自身，令界內見，非往來也。若據此義，相似位人，亦用神通，示方便身更。又有人云：登初住已，猶有生身故

。云不能上二土等，故報命盡，即轉爲變易身，不別捨受也。難云：若無捨受，即違諸文。或云隔在，或云後等，如上數引。

答：登住時不轉，亦違古德，亦非常同常別義也。

（全文完）

宋代天台宗神智從義與草堂處元對

湛然尊者《止觀義例》教觀之論諍（二）

• 明了

二、二師論諍之前的天台教學狀況

四明知禮係於天聖六年正月示寂，享年六十九歲。本是其

門人的誓川仁岳（九九二—一〇六四）在知禮法師入滅後勤於

著書立說——具性說，非常活躍。著有《楞嚴經集》十卷、《

楞嚴經熏聞記》五卷及《義學雜篇》六卷、《十不二門文心解

》二卷，其內容主要是批判知禮法師之山家教學——具相說為

主。其具性說影響神智從義法師之思想，以致有持具相說之草

堂處元法師著《止觀義例隨釋》六卷與之對抗。故本段為敘述

二師論諍前見仁岳法師之具性說，以知禮法師之具相說，以便

容易瞭解從義與處元二師在論諍之內容。

（一）、仁岳法師的具性說：

仁岳法師之具性說大都在其著《義學雜篇》十章中，透過

《北峰教義》之介紹得知該書為仁岳法師有系統地批判知禮法師之三千具相說。現在僅列出批判重點。

1. 第二章〈辨三諦〉，則說三千是三千世間，世間既名為幻有，就只是非妙境所顯之俗諦。

2. 第三章〈明事理〉，將三諦分為事與理，以空諦與中諦為理，假諦為事，三千只不過是事。

3. 第四章〈簡權實〉，說三千為俗諦，然此中有權實，九界十如為權，佛界十如為實。若將三千約三諦而分權實，則三千空假為權，三千中道為實。又說實如金與水，為無差別相，權如器與波，為差別相。

4. 第五章〈顯體用〉，表示空諦與中諦為體，三千為俗諦，是用。亦依《法華文句》而主張體用權實於初住以上，體無

分別，只有用有差別。

5.第六章〈述互具〉，區分修性二具。約起心而論具，則是修具，此是唯識事觀之觀境。又說修具有二種，約一念生起而說的，是思議具，約一念頓足的，是不思議具。後者是不思議境。因此法師主張《摩訶止觀》的觀不思議境，是以陰妄的起心為修觀之對境，故非理觀，而是事觀，從而於事觀雖說三千，但於理觀並無三千，只有空、無相的理體是觀境之真相。

6.第七章〈譬喻〉，說到《摩訶止觀》〈觀不思議境〉總結時所說的如意珠、三毒、三夢之譬喻，主張如意珠與三毒的譬喻心具理性三千，而三夢則喻心具變造三千，三個譬喻之所喻有理有事之差別。尤其在第三個譬喻，智者大師所說「夢見百千萬事，豁寤無一」，即表示所喻三千由無明故有，若無無明，三千即非實在。相對於知禮法師以三千為法華實相之正體，認為無明除去還有差別的具相家，作為具性家的仁岳法師，就本文所言，完全針鋒相對。

7.第八章〈示別圓〉，指出說三千的，未必僅限於圓教，別教亦說之，並批判知禮法師以三千為圓教最高、獨說的見解。舉知禮著《淨名經疏記》的「明三千世間，皆在一念，若兼

圓別」之文為證。

8.第九章〈對四土〉，說依正三千法體，通云對屬同居、方便、實報、寂光等四土，就別而言，寂光無色質，因此三千並不存在，此即異於知禮法師的「於雙絕之處，融妙三千一時顯現，豁然同皆真淨。」（《十不二門指要鈔》，《大正》56，頁111）。

9.第十章〈判六即〉，首先將六即之名義約三諦而說明，以空、中之理同為「即」，假之事異為六。假事為「能即」，空、中之理為「所即」。從而指出知禮法師以理具三千為根據，說蜉蝣乃至畜類，可依六即而辨初後的見解是錯誤的。

仁岳法師嘲笑知禮法師之《指要鈔》中所出「三千」非實相，是不出三千世間，湛然尊者已在《輔行》中明言《摩訶止觀》是以三千作觀法指南，而不是實相性，批判知禮法師對「三千」見解之謬。故仁岳法師在《十不二門文心解》中說：

三千世間者，所造之法也。……三千但是俗諦，若論互具，並由即真。（《續藏》56，頁341上）。

後代史家給仁岳法師評價頗低，如《佛祖統記》卷二十一，〈諸師雜傳〉第七，言仁岳法師為：

其爲過也，與學他宗者何異焉？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置之雜傳，亦足爲懲。

但是亦有優點，接著說：

然此亦是護宗綱，辨法裔，爲之說耳，若鑒之以佛眼，則聖賢弘道，互有抑揚，豈當定其優劣。（《大正》₆，頁241中—下）。

然而仁岳法師之具性說不僅他在世，甚至入滅後，透過神智從義法師而越發興盛。在天台教學發展上，他的具性說與知禮法師的具相說雖持相反立場，但是給後代有長遠的影響。

以上是神智從義法師所追隨的仁岳法師之具性說，至於草堂處元法師所祖述的知禮法師之具相說，到底怎麼說呢？以下簡易介紹以便瞭解處元法師與從義法師對論之立論點——具相論。

（二）、知禮法師的具相說：

四明知禮（九六〇—一〇二八）生於浙江省寧波府，七歲出家，師事太平興國寺洪選法師，於二十歲時，入寶雲義通法師門下，修學天台。一生專弘《金光明經玄義》、《廣本真撰說》，主張別理隨緣、性惡理毒、寂光有相、安心觀等學說，以其正確而週延之理論，曾予山外學派重大打擊，由此確立其

天台正宗之山家學派地位，亦得爲天台十七祖之法嗣。

法師思想廣涉，於此僅述其具相論部分。

1. 事理皆有總別：

依其《十不二門指要鈔》卷一解釋《十不二門》中《色心不二》「總有一念，別分色心」，中說：

總在一念者，若論諸法互攝，隨舉一法，皆得爲總。即三無差別也。今爲易成觀故，故指一念心法爲總。然此總別不可分，對理事應知，理具三千，事用三千，各有總別，此兩相即方稱妙境。（《大正》₆，頁708中）。

但山外派諸師對「總在一念，別分色心」一句詮釋，謂所謂一念，乃總之一念，且涵蓋色心諸法之理性一念，要以眞如實心解之，故成「理總」「事別」。但知禮法師卻認爲「事理皆有總別」兩義。易言之，理不但有總亦有別，事亦同樣有別亦有總義存在。如在理上既有三千世間在，那在事上亦涵蓋三千世間之全體在。此見解是針對山外派唯心論——理總事別之理念而發。

知禮法師主張「諸法皆總」立場，若相對山外派之唯心論，可稱「唯色說」，進一步他在《觀經疏妙宗鈔》卷四上說：

須知萬法唯心，尚兼權教，他師皆說：「一切唯色，但在圓宗。獨從吾祖以變義兼別具，唯屬圓故。」（《大正》

37，頁219中）。

以上所提出有：(1)諸法皆總、兩重總別；(2)性具說，尤其性具實相說為圓教特色。

2. 性具三千說：

所謂「性具三千」，知禮法師說一切事相差別的三千世間，固然都是心中本來存有的理具，但在理性自體上，亦是自然存在的。本具是以千差萬別的三千差別，相相宛然顯示其法性常住的實相。因此以三千世間當體，為觀不思議境所顯的內容。如《十不二門指要鈔》釋「因果不二門」註說：

大乘因果皆是實相，三千皆實，相相宛然。實相在理為染作因，縱具佛法，以未顯故，同名無明。三千離障，八倒不生，一一法門皆成四德，故咸常樂。三千實相，皆不變性，迷悟理一：三千世間，一一常住。理具三千，俱名為體。變造三千，俱名為用，故云俱體俱用。（《大正》46，頁715中）。

不但三千世間為事造，亦是本來存在的理具，且亦為不思議境所觀必然顯示的常住實相。

知禮法師主張性具三千說之後，由性具論而徹底轉為具相論，是以所謂觀不思議境不是一念三千之理體，而是說一念三千之理體即是相相宛然之現象本身。

另外，《指要鈔》「內外不二門」亦說：

所觀陰境既絕，能觀妙觀亦寂。則病去藥亡，能所雙絕，故云無空假中。於雙絕之處，融妙三千，一時顯現，豁然同皆真淨。法法皆實故真，皆非染礙故淨。故云宛然等。如是則一切衆生，皆毘盧體，一切國土，悉常寂光。（同上，頁712下）。

當行者實修止觀成就觀不思議境時，已絕能觀所觀，亦即兩者的差別已等於絕無。唯有能所雙絕，始有三千世間的實相顯現。如此，所謂一念三千已非抽象的理法，而是具體掌握三千世間的宇宙全體。宇宙三千世間，並非單純千差萬別的存在，而是透過圓融三諦的不思議觀而存在，此仍三千世間的真相實相。

以上二則主張來看，知禮法師以唯色論的具相論，和山外派之唯心論的具性論對抗。經過後代弟子草堂處元法師是以此具相論，與神智從義法師所依仁岳法師改造的唯心論後之具性論對論。

（待續）

正理派 (Naiyāyika) (九)

——《印度六派哲學》第六篇

木村泰賢 著
依 觀 譯

乙、倒難 (jati 第十五句義)

本典一，二，一八爲倒難下定義曰：

依單純的同相 (sādharmya)、異相 (vaidharmya) 而

立反論 (pratyavasthāna)、此名倒難。

因與喻所以有能立之力，是基於同相與異相之關係，但這並不是隨隨便便的，而是限於具有所謂遍通之關係。否則全天下沒有完全的同相也無完全的異相。此因所以提出瓶作爲聲無常之同喻，在於所作性，無常，但就單純意義而論同相與異相，瓶的可見與有對觸，相對於聲的不可見與無對觸點是異喻，反之，其異喻的虛空就其不可見無對觸這一點，反而是聲的同喻。此處所說的倒難是指其不遍通之思想僅限於事例本身，以部分的同相或異相爲擋箭牌，對抗立者正當之論。本經第一卷沒有另舉類例，但在第五卷的第一日課揭舉二十四種類例分別

予以說明。如吾人先前所說，這是令本派逐漸提出論理規則的原動力。茲揭示其二十四種如次：

- | | |
|-----------------------------|----------------------------|
| 一 同法相似 (sādharmya sama) | 二 異法相似 (vaidharmya sama) |
| 三 增多相似 (utkarṣa s.) | 四 損減相似 (apakarṣa s.) |
| 五 要證相似 (varṇya s.) | 六 不要證相似 (avarṇya s.) |
| 七 分別相似 (vikalpa s.) | 八 所立相似 (sādhya s.) |
| 九 到相似 (prāpti s.) | 十 不到相似 (aprāpti s.) |
| 十一 無窮相似 (prasāṅga s.) | 十二 反喻相似 (pratidīṣṭānta s.) |
| 十三 無生相似 (anutpatti s.) | 十四 疑相似 (saṁśaya s.) |
| 十五 問題相似 (prakarāṇa s.) | 十六 無因相似 (ahetu s.) |
| 十七 義準相似 (arthāpatti s.) | 十八 無異相似 (aviseṣa s.) |
| 十九 可能相似 (upapatti s.) | 二十 可得相似 (upalabdhi s.) |
| 二十一 不可不得相似 (anupalabdhi s.) | 二十二 無常相似 (anitya s.) |

三常住相似(nitya s.)

四果相似(kārya s.)

所以稱為相似(sama)，乃因自認其論法與立者正論對抗具有同等之力。

注意一 將此種詭辯的倒難稱為jāti (生)的理由，鐸暹認為正與歐洲稱此為素朴(Naivetät)的觀念相同，亦即初生的，未經精練的幼稚論辯(Allg. Ges. d. Ph. 1. 3. S. 387,)。《方便心論》(《大正》三二，頁二五，下)說明「於同異而為生過」之「生」，意指因中已生果之論法。若是如此，本派是依因中無果論之立場而將因中有果論名為生論。視此為詭辯之代表，遂將一般的詭辯論總名生論。又從《方便心論》將相當先前曲解之過論皆名生過，可知龍樹當時將曲解也當作jāti論之一部分。

注意二 此倒難與如次之墮負的詳細說明，載於第五卷，今有前述甘卡難陀·夏之英譯。但稿成之際，其譯本未出，此二門乃瞭解印度論理之發展的重要材料，在高楠教授的指導下，以及配合瓦茲亞亞那之註釋，筆者嘗試譯出其全文，用以作為自用之備忘錄。今雖無法全部予以介紹，仍將揭示若干重要的本領於後。

注意三 此倒難之類例，與佛教所傳《方便心論》、《如實論》、《因明正理門論》等一致之處甚多，在作說明時，將略

作比較與配列，故在此預先揭舉三論之相當名稱如次。

壹、《方便心論》〈相應品〉(《大正》三二，頁二七，下一二八，上)舉出二十種，皆以同異為基礎。一、增多。二、損減。三、說同異。四、問多答少。五、答多問少。六、因同。七、果同。八、遍同。九、不遍同。一〇、時同。一一、不到。一二、到。一三、相違。一四、不違。一五、疑。一六、不疑。一七、喻破。一八、聞同。一九、聞異。二〇、不生。

貳、《如實論》將倒難作三種類。即：顛倒難、不實義難、相違難。顛倒難有十，不實義難與相違難各三。

十顛倒難：一、同相難。二、異相難。三、長相難。四、無異難。五、至不至難。六、無因難。七、顯別因難。八、疑難。九、未說難。一〇、事異難(《大正》三二，頁三〇，中，下)。三不實義難：一、顯不許義難。二、顯義至難。三、顯對譬義難(頁三三，上)。三相違難：一、未生難。二、常難。三、自義相違難(《大正》三二，頁三三，下)。

叁、《因明正理門論》(參照《大正》三二，頁九，中——一，上)作為足目所說，說明十四過，更出七過之名目。一、同法相似。二、異法相似。三、分別相似。四、無異相似。五、可得相似。六、猶豫相似。七、義准相似。八、至不至

相似。九、無因相似。一〇、無說相似。一一、無生相似。一二、所作相似。一三、生過相似。一四、常住相似。一五、增益相似。一六、損減相似。一七、有顯相似。一八、無顯相似。一九、生理相似。二〇、別喻相似。二一、品類相似。

從以上所揭名目觀之，可知此三書所說大部分與本經之倒難有密切關係。此三書之原典皆已佚失，故無從得知其原語。其譯名相異，說明之例證亦有別，難以作正確比較，今僅就彼此之一致較明顯者予以配列。

茲就頌文述其二十四相似如次。

(一)——(二) 同法相似 (sādharmya-sama) 立者依同法或異法立量時，敵者亦依同法或異法立證與立者主張相反之法，此名同法相似或異法相似（五，一，二），依瓦茲亞亞那所舉之例，所謂同法相似，例如立者依勝論宗義欲證我之有功用 (saktiṇā, 有執受) 而立量曰：

宗 我有功用 (kriyāvān ātmā)。

因 一實，與功用因之德和合故 (dravyasya kriyāhetugunayogāt)。

喻 如與功用因之德和合之實體土塊有功用 (dravyam loṣṭaḥ kriyāhetugunayuktaḥ kriyāvān) (略去合結)

勝論認為我是實體，與覺、樂、苦、欲、瞋、勤、勇等德

和合而活動，此恰如土塊與色、味、香、觸、合、離和合而有種種功用，此如前篇所述。故依據勝論宗義，此立量無可厚非。然其反對論者依相同之同喻立證其無功用之所以，曰：

宗 我無功用

因 遍在之實無功用故

喻 譬如遍在之虛空無功用

這是利用勝論認為如同時、方、虛空，我是遍在性的，然時、方、虛空也是無活動體 (niskriyā) 的。亦即若立者就我與活動的德和合這一點而說與土塊相似，同樣的，我也與無活動體的虛空等相似，就這一點立證我為無活動體。採用與立者相同的同喻，但立證相反之義，此即名為同法相似之所以。但實際上勝論不說「一切遍在無功用」，敵者之立量，藉用陳那之語，其因已犯隨一不成（立者不共許）之誤謬，故不具有對抗立者之力。本經五，一，二對此判曰：立者所用之同法非任意就部分而定，是依據決定法 (dharma-viśeṣa)，故為真實，而敵者只是任意掌握部分的類似，故其立論不成立。可說其中已含有遍通的思想。《如實論》的同相難與《因明正理門論》的同法相似與此相當，《方便心論》中，這是二十種詭辯論之根柢的立論模範。

其次的異法相似，正與前述相反，敵者將立者的同喻轉換

爲異喻而提出與立者相反之論。例如立者揭出前揭立量時，敵者反駁曰（此例是本派有採用後三支之證據）。

喻 與功用因之德和合之土塊是可見且可分析的。

合 我不如是。

結 故我不如土塊的有功用。

立者作爲同喻的土塊可見可分割，此異於我之不可見不可分割，從而我不像土塊那樣有功用。這是忽略與功用因之德合而有功用之例的土塊之意義，只拘泥於土塊本身所作的立論。與功用因之德和合者皆可見可析之定理並不存在，故敵者之論不正。此相當於《如實論》所說的異相難、《因明正理門論》之異法相似。

其次本典以一頌說明第三的增益相似至第八的所立相似。頌曰：

所立（宗）與喻之法（性質）有區別故，又二者皆須證明故，其所作非難有：增多相似、損減相似、要證相似、不要證相似、分別相似、所立相似（五，一，四）。

亦即抓住宗與喻性質不全然相同這一點，認爲喻亦須證明而予

以非難的論法，此六種相似彼此略同。其一一之說明如次：

（三）增多相似（utkarsa-sama） 比較所立與喻之性質，將喻

之性質附加於所立，但實際上不應如此立論。例如立者欲說我之有功用，以土塊喻之時，敵者非難曰：若我如土塊之有功用，我應與土塊同樣有對觸。然我爲無對觸，故我與土塊相反，是無功用。此與前述異法相似頗爲相似，但異法相似是依不同見地，就同一喻可爲同喻可爲異喻而立論，而增多相似是立於宗與喻全然同一的立場。再者，異法相似與同法相似成一對，而增多相似與其次之損減相似亦成一對，這也是不同點之一。《方便心論》的增多以及《因明正理門論》的增益相似與此相當。

（四）損減相似（apakarsa-sama） 與前述相反，這是將喻的性質自所立減損之。前揭之例亦適用於此。要言之，增多相似與損減相似都忘記喻只是一般原理之代表，本典五，一，六以「喻之特質是比示（atidewa）所立，故汝難不成立」答辯之。

（五）要證相似（varnya-sama） 瓦茲亞亞那只說是應說明者（khyapaniya），依據毗夏哇難陀所說，此一論法是指由於宗與

喻同一性質，若宗是依喻而被證明，則如同宗須要證明，喻也須要證明。

(六) 不要證相似(avarṇya-sama) 這是與前述要證相似成對

之論法。亦即在前難中，如果喻不須證明，則由於宗與喻相同性質，故宗亦無須證明。用喻來證明宗之無意義，是不要證相似的主要意旨，形成一種兩刀斷法。這是忘記喻是立敵共許之真理，據此而推定宗義之立論。《如實論》與《因明正理門論》中無與此二種論法相當之論法。《方便心論》〈相應品第七〉(大正三二，頁二七，下)的同異論法與此相似。

(七) 分別相似(vikalpa-sama) 因的性質(sādhana-dharma)

應用於喻時，非難其喻有種種性質，故所立不成立。例如說「我有功用，與功用因之德和合故」時，敵者見與功用因之德和合者，某物如土塊之重，或某物如風之輕。故非難於與功用因之德和合者中，某物或如土塊之有功用，某物或如我之無功用。這是忘記功用因之德是意指「令其實體成為活動性的」而作的非難。《如實論》之長相難、《因明正理門論》之分別相似與此相當。

(八) 所立相似(sādhyā-sama) 如所立之宗須要證明，其喻

也須要證明之立論。例如以土塊證明我之有功用時，敵者非難曰：我之有功用與否須要證明，同樣的，土塊之有功用與否亦須證明，否則只是一種循環論法。此一論法與第六的要證相似極為相似，其差別在於要證相似是與不要證相似成對，而所立相似是單獨的，再者要證相似是含有因之性質的非難，而所立相似是專就喻與宗之關係的非難。《方便心論》等無與此相當之論法。

(九) — (十) 到相似 (prāpti-sama) 因是立證所立，而達或不達不到相似 (aprāpti-sama)

所立不出二途。若達者，應與所立無區別，若不達者，則無能立之力(五，一，七)。此非難同於前述要證相似不要相似的兩刀斷法。其主要意旨是因在立證宗時，因與宗法(賓辭)之關係不出於同一或各別。若是同一，被證明者與證明者相同，故無證明之力；若是各別，二者既無關係，即無證明之力。例如說「我有功用，與功用因之德和合故」時，作為其因的「功用因之德和合故」同於宗之法的有功用，是同義異語，故不能證明，若是各別，則不能說與功用因之德和合而有功用。但此因所以有能證之力，是因為以「凡與功用因之德和合者有功用」為前提，只要這一點能確立，就無此非難。《方便心論》的到不到與《如實論》的至不至難、《因明正理門論》的至不至相似與此相當。

(待續)

萬代通軌？一時之用？

• 三五

玄奘三藏在印度遊學，將要返國時，發生一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在辯經大會上，得到一面倒勝利。此事在中土佛教界，廣泛流傳，討論歷久不停。察其取勝主題，在三支比量的建立上。衆皆認爲此比量，足可作爲「萬代通軌」。僅有一二零星認爲此量僅是「一時之用」。其中經過，頗值得一敘。唯囿於孤陋，所見資料有限，僅引六書。

其一：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大正五十冊頁247下），有極詳盡描述：當時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國王鳩（拘）摩羅（義爲童子），與戒日王都全力爭取三藏往訪，經過一番周旋，鳩摩羅王陪同三藏來到羯朱唎祇羅國（儒蓮），戒日王盛大歡迎。「數千炬燭，金鼓數百，一步一擊。」在歡宴中，戒日王見到了三藏所作《制惡見論》，讚爲「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震音，而鎚鑿絕響」。又由戒日王有妹，擅長小乘正量部教義。既聽到三藏講到「大乘宗塗奧曠，小乘局淺。夷然歡喜，稱揚不已」，興起戒日王建議在曲女城，舉行一場公

開論經大會。戒日王說：「師論大好，弟子及此諸師普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尙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爲師作一會」。邀請到出席者：

一、五印度十八國國王。

二、熟悉大小乘佛法，僧衆三千餘人。

三、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

四、那爛陀寺千餘僧衆。

恭請玄奘三藏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除請那爛陀寺明賢法師讀給大衆聽外，別抄寫一本，懸掛在會場門外，「宣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斷首相謝。如是至晚，無一人致言。」一直到「竟十八日，無一人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揚大乘，讚佛功德。令無量人，返邪入正，棄小歸大。」

惟傳中并未寫出論主立場內容，後人以爲就是《制惡見論》。此會後，戒日王續做七十五天無遮大施會。三藏亦隨喜，未發

表論議。

其二：唐靖邁法師撰《古今譯經圖記》卷四（大正五十五冊頁367下），略云：

「彼小乘爰泊外道，各構異論，誹毀大乘。法師遂造《制惡見論》，制十八部小乘，破九十五種外道，并造《會中論》，融會瑜伽中論之微旨，以靜大乘之糾紛。」

傳記二書所言，似有出入，傳寫是在三藏，初與戒日王會見，備陳珍饈宴會中。戒日王談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此，因取觀，觀訖，王甚悅。」是以前舊作。此處似在會場，「法師遂造《制惡見論》」。傳云「無一人致言，無一人發論」。此處言「各構異論，誹毀大乘」。且二書皆未見因明三支比量形式出現。

其三：三藏與辯機法師合撰之《大唐西域記》校注本卷五，在羯若鞠闍國，第三節為「玄奘會見戒日王」（頁436），第四節為「曲女城法會」（頁440）。大致與慈恩傳卷五相同。於辯論事，僅有「商榷微言，抑揚至理」八字。本書可貴在校注，譽為數十年對「西域研究重要成果」。如：

「攷證出戒日王與三藏會見時期，有兩說：一為引梁啓超研究為貞觀十六年（西元642年），秋末冬初。另一說則在貞觀十四年之秋末冬初。」

二、每節每段皆有校勘與注釋兩部分，極其詳盡。於記中語詞，廣引窮究，對梵音梵文原文出處，超越歷來譯經。

其四：唐窺基大師所撰《因明入正理論疏》，簡稱大疏。在宗九過中世間相違過，討論此會，并有三藏立真唯識量出現。（金陵頁199行5）

「問：且如大師，周遊西域，學滿將還。時戒日王，王五印度，為設十八日無遮大會，令大師立義。徧諸天竺，簡選賢良，皆集會所。遣外道小乘，競申論詰。大師立量，時人無敢對揚者。大師立唯識比量云：

真故，極成色，不離於眼識——宗

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因

猶如眼識——喻

有人說此量是針對小乘正量部，纔是此量，頗堪疑問。諸書皆云是公開大會，參加有佛弟子與外道各派，對象複雜，怎可只針對正量部單一對象。或可能前後兩次大會，前一會是單純論經，立敵只有三藏與小乘正量部。後代混同，將後一大會盛況，轉移混同傳揚。

單以因明常識看，此三支作法，非比尋常，是一種變格立量，用了「真故、極成、自許」，三個加詞簡別語，非通常共許法則所容納，應屬三藏「一時之用」。但新因明是三藏傳來中土

，既在當時大會上，「無一人致言」異議，豈有可能是似能立。後來產生在大小二論所未強調的共自他三種比量。大疏以問答未解釋：

「何故不犯世間相違，世間共說色離識故？」

答：凡因明法，所能立中，若有簡別，便無過失。若自比量，以許言簡，顯自許之，無他隨一等過。若他比量，汝執等言簡，無違宗等失。若共比量，以勝義言簡，無違世間自教等失。隨其所應，各有標簡。此比量中，有所簡別，故無諸過。」（金陵頁199行5）

大疏所舉諸多三支作法中，暢談共自他比量，可謂遍滿全書。對入論訂下的規則，「極成有法，極成能別。」早忘的一乾二淨。

其五：〈眞唯識量〉，（《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頁159）
。呂說此唯識比量，是有背景，是有針對性的，非一普遍性三支。呂云：

「可知玄奘所立的比量，是依據瑜伽行唯識學，對小乘正量部提出的駁難，進行反駁難的。這個背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這個背景，玄奘所提出的比量，就犯不極成的過失。」

若依此論，立者爲玄奘，敵者爲正量部，似與「宣示一切人，制十八部小乘，破九十五種外道」。所言事實不符。稍具因明

常識都知道，三支作法建立，立敵雙方身分，一定要確立清楚。「宣示一切人」等，可能是宣染手法。

其六：《因明大疏蠡測》中，有一篇〈共自他比〉（頁248）
，一篇〈三十三過與自他共〉（頁261）。資料繁多，共128頁之多，唯未談及唯識比量，容另爲文。

唐定賓律師，撰《因明正理門論疏》六卷，今已不存。於《大疏抄》中，見其片段。於此唯識比量，有兩處談及：

一處言及立量，加詞「我許」。此固然遠取《掌珍》立量之法，近取三藏立量之軌。可能產生副作用。若此，「一切外道邪義」，加上「我許」，無不成立。（大正68—518上行26）

一處認爲三藏此唯識比量是「一時之用」，將以對敵，未必即堪久後流行。（68—518上14）

明燈抄對賓師主張「一時之用」，有所批評。認爲此量是「萬代通軌」。抄舉三項理由：

一、認爲賓師非師承三藏，「三藏入室未曾作此言」。其他宗派人士，未了解此比量主旨，何能發言！

二、認爲「唐朝高德，蕃國諸賢，此比量中，皆動智海。明知此量，萬代之通軌也。非是一時之用。」

三、認爲賓師并未對全部唐代所有經論探究。此三項批評外，觸及比量本身，不外大疏立論。

正念止觀（九）

• 何世亮

九、生死輪迴的止觀

祇夜多尊者與弟子們向北印度行走，中途看到一隻烏鴉，

他仰頭微笑，弟子們覺得奇怪，就問說：「尊者，你為什麼微笑？」

尊者說：「以後我再告訴你們。」

沒多久，當他們走到城門，尊者突然變得很憂愁，後來乞食完畢，走入城內，尊者又突然變臉色，大家都覺得很訝異，就問尊者其中的緣故。

尊者就解釋說，過去在毘婆尸佛的時代，尊者為一個富有人家的孩子，那個時候，他想出家，但是父母不允許，父母說：「我們家業事重，你若出家，我們要如何生存下去，你先娶一婦女，生一個孩子，然後才讓你出家。」

於是長者子就娶婦，並且生了一個男兒，等兒子長大之後，長者子又想出家。

父母不敢說不，就去跟其孫子說：「當你父親要離家時，你要去捉住他，說既然生育我，為什麼要離開我，假如真的要出家，不如把我殺了。」

長者子說：「好吧！那我就出去家了。」

就這樣子，尊者就流浪在生死輪迴之中，經過了好幾十劫的時間，今天突然看到了一隻烏鴉，那就是我過去世的兒孫啊！

長者子的兒子，因為牽絆尊者出家修行的緣故，至今還在三惡道中輪轉。生死輪迴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

然後尊者又說，我在城外看到了一個餓鬼，十分飢餓的樣子，他拜託我，他的母親入城求食，七十年了都不見出來，請

尊者入城去找看看。

於是尊者就入城，找到了餓鬼的母親，向她說：「你的兒子在城外，十分飢渴，他想要趕快見到你。」

餓鬼的母親感嘆說：「我進城找食物，已經七十多年了，因為我的福份很薄，每次看到膿血涕唾糞尿不淨之食，都被其他的大力鬼先行搶走，我得不到，有一次我拿到了一點不淨之食，想要拿出城外，但是又被大力鬼擋在城門，不讓我出去，希望尊者發慈悲，帶我出城，使母子相見。」

於是尊者就帶著餓鬼的母親走出城外，讓他們母子相見，分食不淨之食。

尊者問餓鬼說：「你們在這裏生活了多久了。」

餓鬼說：「我看到此城已經七次成壞。」

尊者感嘆道：「餓鬼的壽命很長，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啊！」

壽命長有什麼用呢，不過是更加痛苦而已。

然後尊者祇夜多又向大家說明生死輪迴的痛苦：他在五百世中曾經生為一條狗，常常在飢渴中過活，只有兩次的時機吃得飽滿。

有一次是一位酒醉的人，將食物吐得滿地，這隻狗剛好經過，就將地上的食物吃完，感覺十分滿足。

還有一次是在一個住家之中，住著一對夫婦，丈夫到田裏工作，婦人在廚房作食物，因為有事外出，我趁機進入盜食，吃得很高興的時候，才發覺食器的瓶口太小，狗頭伸不出來，恰巧丈夫回家，就將我的頭剪斷在食器之中，我就這樣死了。弟子們聽到了尊者的說法，感到生死輪迴的恐怖，當下就證得了須陀洹果。

當時在國內有一隻名叫阿利那的惡龍王，常常惱亂國土人民，大家不堪其擾，於是請求諸方聖賢，來驅遣此惡龍，令出國界。

有兩千名阿羅漢，來到龍池，發揮神通力，想使惡龍離開國土，有一百名羅漢，以神通力震動大地，又有五百阿羅漢放大光明，又有五百阿羅漢入禪定經行，各各使出神通力，都不能使惡龍移動。

於是大家就想到了祇夜多尊者，認為他的神力殊勝，就懇請他來降伏惡龍。

祇夜多尊者答應了，就前往龍池，三彈指，向惡龍說：「龍王啊！你現在出去，不要住在這裏。」

結果惡龍王即刻離開龍池，不敢稍作停留，這件事就這樣平息了下來。

二千名阿羅漢感到很奇怪，就問尊者說：「我們與尊者你同樣都證得阿羅漢果，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為什麼我們竭盡神力都無法趕走此龍，而尊者只用三彈指，就讓阿利那龍遠入大海？」

尊者說：「因為我長久修持戒律，乃至小戒都不敢違犯，等心護持，所以今天才有這樣的神力。」

由此可見，修持戒律的重要，從此以後，尊者祇夜多便有了大威德，大名聲，連國王都要親自來與之相見。

月氏國王聽聞了尊者祇夜多的事蹟，就親自與許多大臣，不遠千里來拜訪尊者，途中突然想到：「我貴為一個國王，一切人民莫不敬伏，現在卻跑來一個荒郊野外，拜訪一位修行者，這樣的供養會不會被人恥笑呢？」

不過既然已經走了一半，他也不好意思又折回去，只好硬著臉皮來走完這一趟。

有人就提早來通告尊者說：「月氏國王帶著許多大臣，從遠地要來相見，希望尊者能夠穿著美好的衣服，把環境整理得莊嚴，然後才與之見面。」

尊者說：「我聞佛說，出家之人唯修持德性，不要重視世俗的表面，我穿這樣樸素，就是修行者的作風。」

所以尊者只是默默地端坐，不去準備外面的場面。

月氏國王來到了尊者的住處，看到了尊者的威德，反而更加敬重，於是就前來作禮，看到尊者要吐痰，不知不覺趕快到旁邊拿來唾器，來到尊者的前面，讓尊者吐痰。

尊者說：「我今天也沒有什麼德性，能讓國王老遠跑來作福田也。」

國王以為尊者有什麼他心通，可以得知自己的心念，所以對尊者更加敬重，就請尊者略說法要。

尊者說：「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

國王聽完了尊者的教示，即刻辭行返國。

中途群臣抱怨說：「我們從老遠的地方跑來朝聖，竟然無所獲，這樣不就空走一趟了嗎？」

國王說：「你們很笨啊！尊者已經為我說法了，只是你們不了解而已，尊者說，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意思是說，我過去世持戒布施，修造僧坊，造立塔寺，種種功德，這一世才會有這樣的福報，以後我必須廣積衆善，修持福慧，下一世才會再有美好的福報，這是尊者給我的誠言啊！」

群臣原先以為尊者說，國王來的時候，道路很好，回去的時候，路況也很好，一路平安的意思，聽了國王的解釋，才知道是尊者的說法啊！

（待續）

吳江依舊連天碧

• 覺蓮

杭州天目山，一山禪師，人稱魁菴主，蘇州人，自幼天資敏捷，廣通內外典籍而學問淵博，然而，出家後不喜攀緣，獨自棲居於深山巖谷間，唯一至友為同鄉的平石居士，兩人交情至為深厚。

師平日除了用功參禪之外，鮮於和世人交往，僅和山麓一家姓洪的皈依弟子往來，洪居士夫婦常常上山供養禪師，使禪師在道業上沒有後顧之憂。

有一天晚上，洪氏婦人突於夢中見到禪師乘坐肩輿來到他家，醒來後遂產下一男兒。第二天，他命丈夫上山問候禪師，果然禪師已於昨晚坐化了。因為事情這麼巧合，因此，遂將孩子取名為應魁，字士元。

應魁自幼喜歡讀書，長大後考取功名，取妻生子，誰知三十歲那年，忽然自己猛然省悟，遂告別家人，獨自在山頂上蓋

個茅屋自修，日夜精勤參究。有一天，空室和尚因避戰亂，從徑山來到此山中，見此地有茅屋，便進來看看。他見到應魁舉止閒雅，應對從容，再仔細叩問，才知道原來是一山禪師之後身。

和尚遂告訴應魁：「先生前世和平石老居士是莫逆之交，平石老居士已九十歲了，不過，身體尚健康，而且，耳聰目明，你不妨和他通個信息，亦可以證明：『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的境地呢！」應魁聽後欣然揮毫作偈一首，當下托人送至平石老居士手上。其偈曰：

「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

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這段故事有點像是「三生石上」典故的翻版。出家修行並不是人人皆可一生成辦，投胎轉世有時在所難免。菩薩尚有隔陰之迷。不過，卻很容易因為某些因緣而一觸即發，當下知道

重返修行這條路上。因此，修行人平日發願便很重要了，所謂有願必成。如往生淨土靠的是宏願，不管修的是那個法門，都離不開從此心地下功夫。

道無古今

湖州淨名寺抱朴大蓮禪師，杭州臨安縣人，俗姓駱。十五歲時禮妙嚴法師出家，二十二歲前往蓮池大師的雲棲道場受具足戒。受戒後到處聽經聞法，那兒有講席便往那兒跑。有一天，突然有所感而自念：數年來雖然到處聽經聞法，於教相旨趣雖有所理解，可處在生死岸頭，全派不上用場，這可如何是好？遂直上徑山參加禪期，於禪期中，參禪不輟，三七日中，廓然洞徹，有所領悟，隨即述偈曰：

「自幼失親娘，徧覓於他鄉，

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

禪期結束後，即前往荆溪參叩龍池傳和尚。以下是他見了和尚後，倆人的對話：

傳問：「汝是何方人？」

師：「古杭雲棲弟子。」

傳：「雲棲說何法？」

師：「雲棲不說法。」

傳「老僧這裏也不說法。」

師：「某甲自遠瞻風而來，云何不說法？」

傳：「老僧牙齒疏缺。」

師：「道不在牙齒上。」

傳：「不是這個時節了。」

師：「道無古今。」

傳：「上座明白了。」

師：「不知還許明白否？」

傳：「已道過了。」

到了夜晚，師再到方丈室來，向傳和尚請法：「和尚！親切處更乞一言。」和尚端身正坐，一語不發。師喚侍者泡上一壺茶來。和尚見狀稱讚道：「你還算是伶俐。」師道：「某甲耳聾。」和尚不說話走了。

幾天後，師來向和尚禮辭，將到別處去，和尚說：「老僧還有語言未盡在。」師道：「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和尚說：「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和尚說：「你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去。和尚將代表傳法的拂子付予師。師從此展開宏傳禪法的大任。

按牛頭吃草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自幼聰明過人，十七歲時，因誦楞嚴經：「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應當見月：。」豁然

開悟，遂前往參叩悅堂禪師，禪師問他：「黃檗打臨濟（註），你如何理會？」師回答：「按牛頭吃草。」禪師大為驚訝。

後來，師出家以後在徑山宏傳禪法，道風遠播。晚年退居東堂，示衆曰：「坐斷陵霄已十年，匡宗論道只隨緣，於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

元統壬戌十月三日示微疾，當午集衆說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言畢乃跌坐而逝。

註：指月錄載：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臨濟）曰：「三年。」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被打。（睦州因見臨濟是個法器，因此，建議臨濟來向黃檗參問，黃檗不等臨濟問話說完，劈頭便打，這是黃檗慈悲接引學人，奈何臨濟當時不懂，也可說黃檗雖把佛法的大意捧在手上交給臨濟，但，臨濟並不領會而錯過機緣。正如按牛頭吃草，有何用？）

湛然春正禮佛啓

頂禮諸佛應供者
頂禮如來正遍知
頂禮諸佛明行足
頂禮如來善逝者
頂禮諸佛世間解
頂禮如來無上士
頂禮諸佛覺世尊
頂禮如來人天師
頂禮調御丈夫佛
頂禮最勝功德海

庚寅之歲，增輝佛日。春池游渡，得如意珠。禮佛消業，適是其時。湛然循往，春正初一，連至初五，禮三千佛。嚴三德身，沛三智意，三脫翳塵。回向有情，住三福地。敬邀共修。

常住湛然 謹啓

錯字訂正：283期，頁14

欄	行	錯字	訂正
上	4	沒	設
下	12	沒	設
下	8	，	聞

談觀音經疏鈔歧異

編輯法師道鑒：

所囑之事奉告如次：

一、玄義，以經題，如《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作旁徵廣引做解釋，故《玄義》無法與《經》相對照。不信以

《法華玄義》與《法華經》比對看看即知。

二、文句，以經文一字一句及一品作釋，可以比對。

三、疏者，以智圓法師《請觀音經疏闡義鈔》卷一說：

疏者疎也，決也。疏理經文，決擇義趣也。

然智者，釋經解題稱玄義，解之稱文句。玄（義）文句，

合成一部者，則題爲疏。（《大正》39，頁977中）。

故《疏》要與《經》對照一半可，一半不可。

四師所提供《請觀音經疏》之內容分科表：

1. 所註頁數正確。

2. 刪「(一)別名」，一因無內容，一因無(二)。

3. 所分科表太細，弟子參考佐藤哲英著，依觀法師譯《天台大師之研究》一書，頁610—611，分科表，重編如附件，請參考。

五本寺《天台藏》要印天台宗山外派智圓法師之《闡義鈔》弟子繼續比對，若完成會立即送寺。但是日本學者編《大正藏》「諸宗部」天台宗典籍，四十六冊，不列山外派典籍，僅編列於「經疏」部，若要入《天台藏》要三思。以上僅供參考。於此順頌

道安

菩薩戒 弟子

明了叩首

二〇一〇・一・三於台南市

談天台藏分類

編輯法師道鑒：

所囑之事已完成。

華嚴宗三祖法藏法師首座弟子慧苑法師撰《華嚴經刊定記》有違其師思想與判教，遭四祖澄觀法師嚴厲批判，後代學者未將其著編入華嚴宗「諸宗部」。天台宗山外派孤山智圓法師《請觀音經疏闡義鈔》中說：

是則惑性相待非關智斷，或謂性惡是理毒者，毒義雖成消義全闕，若無消義安稱用耶？若云有者，應破性惡。（《

大正》39，頁978上—中）。

智圓法師說理毒不是性惡，反對天台大師如來性惡說。後來知禮法師於《四明教行錄》卷二（《大正》46，頁873—874）。反擊。而後咸潤法師站在智圓法師立場反對知禮，仁岳法師又以知禮法師立場反對咸潤法師，如此為智者大師《請觀音經疏

》內容論戰不休。以致後代天台學者把山外派著作編入「經疏部」，山家派著作編入「諸宗部」如大正藏6冊。如今吾師欲把智圓法師《闡義鈔》並列智者大師之《請觀經疏》為天台藏，與宋代志磐《佛祖統紀》對歷代天台宗祖師分辨為山家與山外二派不同，請吾師宜三思。

知禮法師之《妙宗鈔》或《大悲懺》作品也是一流作品，與智者大師《請觀音經疏》合成天台藏，也是完美之作。以上僅供參考而已。；於此順頌
道安，身安

菩薩戒 弟子
明了叩上

二〇一〇・一・九

編輯附言：以湛然寺簡陋，實無能力印行天台藏。緣慧公上人留下一些天台經典。又兼五六十年代，經典稀少，不如今日。故勉強以藏名出版，於今逾二十六年，僅雜納五十冊，蟻托一粟，能力如此，徒負慚愧。既稱藏經，私意不簡內容，庶免遺珠。來日發心大德，若能輯印百部以上，當循規分類。妙宗鈔、大悲懺等，已分別於85年及92年印出。甚感盛情指導。

慧峰上人年譜（十三）

▲明了

民國四十八年—五十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己亥—辛丑，上人五十一歲至五十三歲。

四十八年農曆四月二十四日閉關（註一）於高雄縣岡山鎮大崗山東麓法華精舍。

上人徒弟聖禾恭述〈上慧下峰恩師事略〉說：四十八年四月，爲求宗教體驗，掩關於岡山頭法華精舍四載（三年半），以實踐佛法，印證多生宿慧，出關廣發大願，宏傳戒法，改建精舍爲湛然寺，擴充道場規模，收徒接衆，檀信歸向，教化大行。

法師又在〈未了因明墮負師恩〉一文說：四十八年中秋節，去法華精舍關房看恩師，和送回第四十四冊大藏經。恩師除念念我早日投歸外，把香港請到大批線裝經典，全部搬出叫我。其中有一部瑞源記，線裝四冊，是因明大疏的集註。

從這部書中可以窺見已亡失唐代諸賢因明註疏梗概，爲現在研究因明最可珍貴的書籍。又有一部呂澂居士的因明綱要，爲內院（支那內學院）講義，都是極難得的書，全部給了我。師恩是無盡的。……恩師關房中還藏一部內院雕板的因明大疏，線裝兩冊。

從專研因明的聖禾法師撰文中，可知上人不僅精修天台和淨土，佛教的方法學——因明亦旁通。

慧願法師在〈我破壞了淨土關〉文中形容上人閉關情形說：「淨土關」，由許多護法居士，在門上加了鎖，無非想分潤一點閉關功德。出家人何用居士上鎖，鎖人呢？鎖心呢？假如真如法師所說，這次的關沒有閉得好，我要向法師領罪，我要向在關房門上加鎖的居士懺悔，人家希望法師的淨業成就，我卻在暗地裏打閒岔。我不願見到出關的鋪張誇大，我

願見到閉關的成果。我看到一隊隊的青年佛教戰士，使我暫時忘記了破壞淨土關的罪業。

常常邀友去拜望上人，希望能給予物質及精神上一點幫助。誰知接觸關房的人，十分之五六皆要求皈依，後來二三四兩地聞名拜關求皈依者日多。經商准慧師同意，採用集體皈依，報名滿二十五人定期舉行一次，這樣既可方便接引，又無礙清修。又豈料試辦不久，要求參加者，日漸增多，我個人所立下辦理一千人皈依之小願，更想擴大為一千二百五十人，各界的人都到我家中，要我為他們介紹皈依，就這樣我的家中成為臨時介紹皈依的辦事處，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辦理了六百八十二人皈依。中華日報記者連景初居士在〈慧峰法師閉關與出關〉文說：慧峰法師於四十八年發心閉關靜修三年，經台南湛然精舍信徒代覓大崗山舊岩一地，建關房一棟，曰法華精舍，封淨土關（註二），閱讀藏經，念佛習定，據謂：「在閉關三年內，中南部人士往叩關請開示者不計其數。」其間授皈依者達七、八百人，洵一時之盛。古德云：「隔岸紅塵忙似火，對門霜雪冷於冰」。寶島地居亞熱帶，地暖無雪，這也是因緣使然。

據慧峰法師自撰出關微言說：「三年時光，一瞬即逝，在延

長數月中，實擬徵求助緣，繼續掩關，奈夙惡深重，未能如願，閉關期亦未能修出個名堂來，虛耗檀信，有玷法門，洵覺慚愧。」這是上人的自謙，其實上人修的便是「這箇」。

上人又言：「原想杜絕外緣，不見賓客，又恐乖背人情，嗣因叩關求皈依者日漸增多，因避免煩擾，逐化零星為集體，三年之內，證明皈依者約七、八百人」。可見盛情難卻，不得不行方便法門。現慧峰上人已功德完滿，定十四日（五十年十月十四日）開關，南部佛教界人士，將在大崗山法華精舍建護國祈安大法會，並舉行慶祝慧峰上人閉關三年（三年六個月）之出關典禮。

慧峰上人其自述閉關時意境是：「每覺妄念萌動，一經體念病死，即味同嚼臘；深知平日氣浮言躁，一經靜坐，轉覺清涼。」可見其三年多以來是如何的精進，「功不唐捐」。

現因慧峰上人在大岡山閉關三年，披髮垂肩，鬚長盈，在十月十一日出版的佛教刊物《覺世》，即曾刊出一篇文章是「法師的鬚子問題」，文中說是有反對和尚留鬚子的，謂依據戒儀及因果經上所說，應自剃鬚髮斷煩惱。也有贊成他應繼續留鬚子，說他本人就是一付羅漢像，再加上美麗的鬚子，真夠莊嚴，何況過去便出過留鬚子的高僧。於是鬚子的問題

，有待慧峰上人出關後的自行抉擇。（註：上人出關後剃鬚理髮。）

鍾石磐居士的〈悼念慧峰法師〉文中說：慧法師還有一次驚人的舉動，那是在崗山閉法華關（淨土關），他進關出關，我們都去參加迎送，因為是南部的創舉，確曾轟動一時，出關時，他的頭髮鬍子長得很長，四年來（三年半），一直不曾剃過。我問他閉關心得，他說：最初看經很慢，一天只看幾頁，後來看得快，真能一日千行，所以看全藏一遍之後，還能選擇要看的經再看。關中除了病過一次之後，唯一苦惱是牙齒全部鬆了，出關後，第一件事是治牙。

上人雖閉淨土關，但還是全神貫注閱讀全部藏經，閱後全藏後還選擇要看的經，應該是有關淨土典籍，以符合上人的淨土關。

上人閉關閱藏日記，留下四十九年與五十年法語如下：

一

看摩訶止觀卷八上，是智者大師說修正觀治病的方法，和五行生剋治化：

「夫色心相依而息，譬樵火相藉而烟。瞻烟清濁，知樵燥濕。察息強弱，驗身健病。若身行風橫起，則痛痒成病

，何暇用心！須急治之。先須識息有四伴：有聲曰風，守之則散。結滯曰氣，守之則結。出入不盡曰喘，守之則勞。不聲不滯，出入俱盡曰息，守之則定。當求靜處，結跏平身正直，縱任身體，散誕四肢，布置骨節，當令關節相應，不倚不曲，緩帶轉側調適。以左手置右手，大指纔令相詣。縱放頰車，小小開口，四五過長吐氣，次漸平頭，徐徐閉目，勿令眼臉太急，當使籠籠，然後用息也。」

二

止觀輔行傳弘決，其中云：

「自漢明夜夢，泊乎陳朝，凡諸著述，當代盛行者溢目；預廁禪門，衣鉢傳授者盈耳，豈有不聞止觀二字，但未若天台說此一部，定慧兼美，義觀雙目，攝一代教門，攢法華經旨，成不思議，十境十乘，待絕滅絕寂照之行，前代未聞斯言有在。故南山歎云：唯衡岳台崖，雙弘禪慧，豈南山詔附而虛授哉！」

由上數語，可見止觀為禪之中心，學法要不學天台，未免遺憾可惜！

（以上二則，摘錄自四十九年日記）

一

世界所有宗教，理智圓融，包羅萬有，趣味宏深，能令一切衆生離苦得樂，了脫生死，超出輪迴，唯有眞善美的佛教。

二

我看過藏經，既不筆記，也不寫心得。因爲正心誠意，用現量境界。這樣看，並非爲省事輕鬆，或是希望快點。實際靈性開拓，於身心有益，感覺精神愉快，思想輕安。有時身心與藏經境界，合而爲一，或即經是我，即我是經，非經非我，非我非經，不可思議，微妙趣味，在其中矣！但這種境界，未能常得，三朝五日，剎那一現即逝。有時，爲找名詞，或找一段的故事，翻起大藏經來，不久既感覺頭昏腦漲，心煩意躁，渾身都不舒服。由此比較，心平氣和看經，和專門翻大藏經爲尋資料，滋味迥然不同。

三

夏季，我選大般若經讀。每次我讀一卷大般若經，豈止身心清涼，好像刺人難忍的熱痱子都消矣！所以我勸學佛同修，每年夏季，看一部大般若經，比深山避暑還快樂。因爲山中歇夏，身清涼，心中尚有煩惱。如果你要發心每天上下

午，各看三卷般若經，一天共看六卷，一百天六百卷大般若經看圓滿，那你一定福慧增長，身心清涼自在。所以才說，般若是諸佛之母，般若如清涼寶山。

四

沒有看過大藏經的不知道，凡是看過大藏經的都知道，大藏經裏邊，材料非常豐富，有趣味的故事又特別多。所以我勸已學佛的同修，要認真趕快看大藏經。以佛說無量無邊智慧結晶品——大藏經，充實你的身心，你不久將來，定變成大智慧人。

五

佛說種種法，是爲種種心，要無種種心，何須種種法。由此觀察，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無非是化導人心，改惡向善，改邪歸正。以期自利利他，願一切衆生，都達到成佛的目的。

六

受戒，要斬斷塵緣，修清淨法，降伏煩惱，斷惑證果。楞嚴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省庵發菩提心文說：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終是徒勞形苦。發心如此，求戒亦然。

七

出家至要，受戒爲先。受戒正緣，發心爲最。離塵稟戒，求道之心殊勝。厭俗捨家，愛好消除：大迦葉三衣百補，僑陳如布服五錢，衡嶽終身艾絮，南山永絕絲羅。西天東土諸祖，清儉如斯，吾儕庸流，何不做效，藉斯勝境莊嚴，能令塵心悚惕。

八

古德云：山中無比丘，朝中無宰相。這是說，出家僧人，未與佛法相應，必須住山用功。待自己修持染習脫落，惑盡情空，遇境逢源，不隨塵勞妄念流轉，那時再出山，宏揚佛法，比較適宜。

九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誰也逃不出佛教所講的「時節因緣」來支配，除非大修行人是例外。

（以上九則，摘錄自五十年日記）

註一：閉關（掩關）

中國佛教徒修學方式之一。指在一定期間內，在某一場所作作的閉門修持或研學。閉關期間的作息內容及方法，依目標或宗派之差異而有不同。或修淨土、或修禪、或修密，甚至

闔藏研修等。一般而言，閉關期間必須有護關者，且素食、禁語、禁足（不出關房）。然而必要時亦可破例，如生病就醫，修持發生問題須請示善知識等，而特殊性的閉關（如密教之生死關、黑關）則另有規定。閉關之期限，依個人所修之不同目標而有差異，有僅七日之短期方便關，亦有長達數十年，甚或不證悟則永不出關者。

中國顯教關房爲行者的活動範圍。關房門外則設四大天王像或牌位，以爲守護。天王的面朝外以警戒。隨所修法而有不同，如目的爲持誦《藥師經》，則於東方牆上安藥師如來聖像；如閉關念佛，則於西方牆上安阿彌陀佛聖像。餘可類推。

在開始閉關時，要考察自己的動機是否正大純潔，不能含有私人慾望，否則必遭魔障，甚至是護法爲護正法而作障。上人閉關三年半後說：今日的和尙，唯有兩條路可走，自修與宏法。我祇願跟在高僧大德的後面，燃起一點心燈，爲教團服務，腳踏實地，建立佛教。念佛、拜佛、誦經、坐禪，以身作則。連景初居士在其《慧峰法師閉關與出關》文中讚歎上人：自利利他，提倡正信，宏揚佛法，自是功德無量，則慧峰法師，也不虛其閉關三年半的歲月了。故上人閉關的動機正確，護法爲其護關使上人圓滿達成。

註二：淨土關

在關房修持淨土法門。淨土有多種，大都是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之佛國淨土。此系之淨土有三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凡此皆以阿彌陀佛信仰為內容，主要闡述由於菩薩利他誓願而有淨土，眾生因其誓願而生淨土，證得菩提。此為淨土思想的一般主題。阿彌陀佛具有無限壽命與光明，並願接引念佛往生其淨土者，故此信仰在印度西北地區逐漸形成強盛的教團，也成立淨土系經典。又，《觀無量壽經》主要在闡述觀佛的方法，然其成立本經未必在印度本土。

《阿彌陀經》特別提倡執持阿彌陀佛名號的念佛法，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這就把念佛法門和求生淨土的思想結合起來，修習的方式和所預期的勝果都有了發展。

印度的念佛法門逐漸傳入中國以後，一般以和淨土思想相結合的持名求生極樂世界的信仰最為流行。中國各宗派一向重視念佛法門，相傳隋代天台智者大師撰《五方便念佛門》，

說稱名往生、觀想滅罪、諸境唯心、心境俱離、性起圓通五種念佛三昧。宋代禪師永明延壽則主張淨、禪合一，亦持讚揚持名念佛法門。明代天台宗幽溪傳燈主張以現前一念無法不具為本，即本此不可思議之一念念佛，有念自佛、念他佛和自我俱念三種念法。明代智旭特弘其說，認為念自佛在觀現前一念介爾之心，橫遍豎窮，百界千如種種性相自然具足，與三世佛平等無二，如此觀察功深力到，得豁破無明，頓入秘藏，念他佛者，以彌陀果德莊嚴我所念之境，或念其相好，或念法門，或念實相，總名念他佛。自他俱念者，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知眾生是諸佛內心之眾生，諸佛是眾生心內之諸佛，托彼果上依正，顯自身之理智，此即我心性本具之功德不可思議，而諸佛果中之威力亦不可思議，是故感應道交，自他不隔，極果與圓因，稱理而映發（見《靈峯宗論》卷七）。

從上人關房之「淨土關」的扁額來看，上人三年半在關房之修持：閱藏、讀誦淨土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拜佛、念佛、坐禪觀佛等活動。



(一)四十八年古曆四月二十四日恭請道安法師送上人掩淨土關於高雄縣岡山鎮大崗山東麓法華精舍，送關封鎖典禮留影。



(二)閉關期間高雄與台南地區信徒要求皈依，原想杜絕外緣，又恐乖背人情，故接受皈依，共九次，計千人，關中皈依留影。

關中自修不忘度衆，據統計高雄、台南各地在關中皈依者在一千人以上，見姜宏効居士一文。



(三)五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上人閉關淨修三年半圓滿出關留影。

(待續)

輓史友桂

本源

木葉霜飛五夜殘，薤歌聲斷涕洟瀾。
問梅人去山亭冷，釣月船空野水寒。
別館瑤琴無復奏，東籬黃菊有誰看。
不堪翹首斜陽外，馬鬣新封土未乾。

送祚長老還北京

明秀

山水南行又北歸，著來寒衲換春衣。
桃花笑雨機先悟，柳絮沾泥錫自飛。

湛然詩鈔

一三九

明月一單棲海寺，白雲千里憶京圻。
江東芳草牽詩夢，況值潮生采石磯。

挽淵湛空

洞雲南人終于杭之佛國山

明秀

大千沙界空無住，坐破蒲團不露機。
萬里秋風吹落日，一龕野色上閒扉。
袖中山海家何在，世路干戈道不違。
懸想精魂似圓澤，葛洪川畔作雲歸。

秋興(一)

廣澈

夕陽樓上倚闌時，舉目江湖有所思。
薊北山川燕故國，錢塘城郭宋遺基。
鷹來不帶中郎信，木落空歌武帝辭。
萬里風烟秋一色，杜陵何事不勝悲。

秋興(二)

廣澈

長空萬里見秋毫，獨自吟詩向沅寥。
秋水芙蓉空爛漫，晚霜楓葉盡飄飄。

湛然詩鈔

一四〇

七松處士甘肥遯，五柳先生懶折腰。
尚賴四方英俊在，野人空老聖明朝。

贈鑑可簡住持永祚即歸妙光

永瑛

寺門鐘鼓動秋山，曉日輝輝上竹關。
黃葉千峰初出定，白雲半榻又飛還。
水歸滄海知宗派，花發寒巖識道顏。
去住無心隨所遇，鑪薰貝葉歲華閒。

九十九年一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341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伍萬陸仟叁佰元整)

叁仟元：劉鎮誠

壹仟元：月 薪

鄭蘭英

黃鈴心

洪文雄

伍佰元：道益師

瑞展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李慧玲

吳政益

傅冠盛

陳羿宏

洪陳老連

洪貴玲

許汝櫻

肆佰元：李宗龍

叁佰元：林世豐

貳佰伍拾元：

貳佰元：證 義

林連佛

黃豐隆

黃 秀

陳永川

侯坤隆

蕭伊欣

楊鵬漢

悟 徹

張良賜

徐淑媛

徐淑媛

度小月

吳卓英

吳謝錦治

張榮富

謝孟哲

洪振銘

洪秀宏

洪秀源

顏高龍

李幸芬

林春珠

李靜蓉

王建宗

林 盼

黃志揚

吳臣富

陳俊竹

侯坤成

蕭依慧

楊智惟

林吉利

徐鈺銓

羅競生

汪濟平

修欣打字行

吳建志

吳淑燕

陳永漢

謝金花

洪桂莉

洪桂昭

高淑惠

顏條一

李幸珍

吳美樺

王延銘

林融唯

黃志新

吳新長

陳錦霞

侯燦榮

郭阿英

謝幸芬

江英嬌

郭翊華

侯梅雪

楊老得

盧貞吟

傅冠智

徐黃貴美

徐黃貴美

李承育

吳燦輝

吳燕靜

宋淑貞

江柏興

洪桂昭

洪桂昭

高淑惠

尤秋英

韓立銘

鄭婷方

李淑珍

王昱絮

黃炳文

黃思涵

黃惠伶

黃志武

韓麗玲

陳清瑞

侯梅雪

楊老得

盧貞吟

劉義文

楊炳輝

蕭志哲

99年1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130,133	90
	本月收入	\$ 56,300	00
入	收入總計	\$186,433	90
支	教育文化支出		
	福田雜誌第283期印刷費用	13,800	00
	福田雜誌封面(4期份)	13,600	00
	福田雜誌郵寄費用	5,225	00
	劃撥代金手續費	125	00
	供養法師(他寺)	6,000	00
	濟助支出		
	陳 榮 俊	5,000	00
	顏 添 丁	3,347	00
	黃 清 潤	5,000	00
出	吳 清 木	5,000	00
	支出總計	\$ 57,097	00
本月合計		\$129,336	90
收支比較		101.4%	

壹佰元：阿 彩	趙益欽	葉曉源	許素月
李天養	王愛玉	麥麗玉	辛翌綸
黃怡禎	趙振豪	鍾瀚禧	辛旻潔
黃怡瑄	趙偉翔	邵蔡昇	葉 暉
黃郁儒	趙珮芸	余昭瑤	葉曉恩
林建國	蘇綉花	莊寶治	葉曉惠
林珮雯	李眞業		
黃素鶯	李桂雲		
黃紅芬			
吳明原			
韓葉蕉霞			
陳宗宏			
侯婉茹			
葉煌杰			
姜進榮			
張靜芳			
周慧萍	葉錦江	鍾耀諒	鍾佳賻
鍾耀諒	葉王鳳	葉魏明娟	杜書武
鍾佳賻	顏愛娥	曾月里	蘇幸稜
杜書武	姜進榮		
蘇幸稜			
張靜芳			
葉錦江	侯汶其	陳蓓瑤	陳柳朱
鍾耀諒	侯舜嫻	楊耀任	洪秋屏
鍾佳賻	葉魏明娟	顏愛娥	劉孟琴
杜書武	顏愛娥	曾月里	姜進榮
蘇幸稜			
張靜芳			
葉錦江	侯汶其	陳蓓瑤	陳柳朱
鍾耀諒	侯舜嫻	楊耀任	洪秋屏
鍾佳賻	葉魏明娟	顏愛娥	劉孟琴
杜書武	顏愛娥	曾月里	姜進榮
蘇幸稜			
張靜芳			
葉錦江	侯汶其	陳蓓瑤	陳柳朱
鍾耀諒	侯舜嫻	楊耀任	洪秋屏
鍾佳賻	葉魏明娟	顏愛娥	劉孟琴
杜書武	顏愛娥	曾月里	姜進榮
蘇幸稜			
張靜芳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孫申娥

湛然寺福田功德會



1月份救濟事蹟

1. 陳榮俊先生：住永康市勝學路二六九巷二號，五十歲。患膽道癌末期及肺積水。妻無固定收入，醫療費用龐大。本會協助伍仟元正。

2. 顏添丁先生：住台南市北區成功里北成路三十號六樓之五，六十四歲。單身生活。罹患心臟病多年，無法支付醫藥費用，本會協助繳納所欠餘款叁仟叁佰肆拾柒元正。

3. 黃清潤先生：住台南市西區大新街七巷三二號二樓，六十二歲。罹患黑色素腫瘤（淋巴）轉移，全身腫塊，已到肺部。妻離，女兒亦不聯絡，醫藥費生活費無著，仰賴各慈善機構協助，本會協助伍仟元正。

4. 吳清木先生：住台南市正覺街五五巷十四號。妻子多年前喪亡。上有父母均八十多歲，兒子十歲。幾個月前不慎在浴室跌倒，住院後回家。又第二次昏倒，住院腦部手術三個月後，現在語言障礙，亦不能行動。經濟困難，本會協助伍仟元正。



湛然寺部分天台藏

• 贈閱 •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三七

■ 發行人：雲 庵

■ 電話：(06) 2228518

■ 傳真：(06) 2216267

■ E-mail：Chanjan.kuochue@msa.hinet.net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社址：台南市70050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印刷廠：先進印刷社(台南市育樂街115-1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